

經歷

韓愈著

經 歷

韜 奮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經歷

韜齋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 $6\frac{1}{4}$ · 挪頁3 · 字數115,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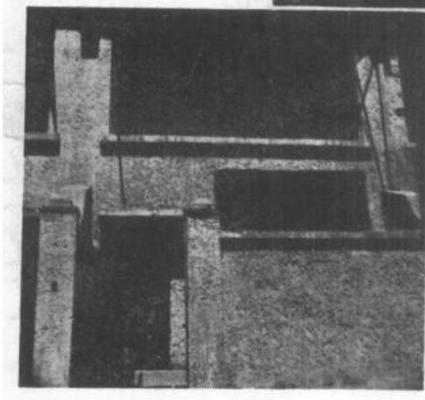
印數 00,001—15,000 定價(7)9.60元

統一書號 11002·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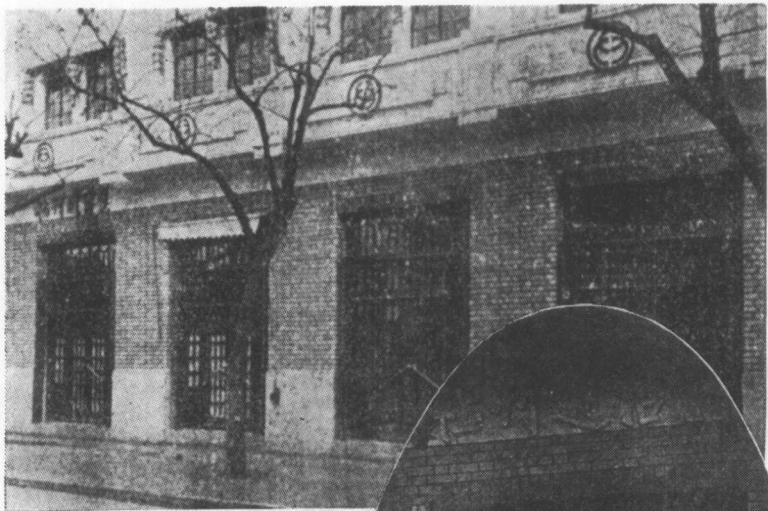


蔡 壽 和 他 的 家 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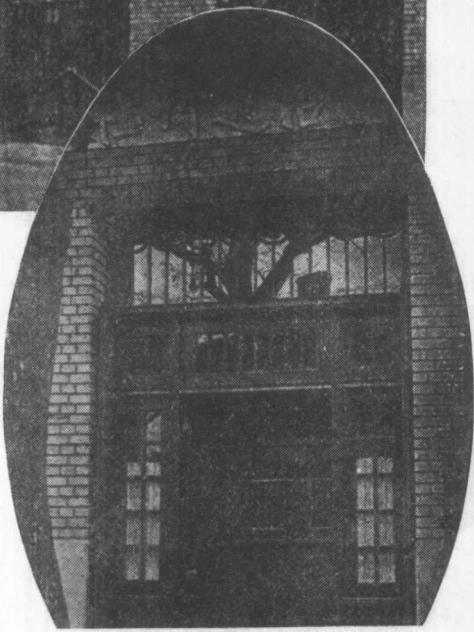
自右至左：蔡 壽 和 他 的 夫人 沈 純 蘭、
長 子 嘉 駿、女 嘉 駿、次 子 嘉 駿
(一九三三年攝於上海萬宜坊故居)



蔡 壽 故 居 —— 上 海 重 慶 南 路
(前 呂 班 路) 萬 宜 坊 五 十 四 號



“生活”週刊社外景



“生活”週刊社的門面

韜奮創辦的事業之一——“生活”週刊社

生活日報停辦通告

本報之署浙勤摶地正毫無背景當以啟款集訛是正在
種種進行中以副道謠及望勝諸君之厚望乃報獨未出已者有
小寒前當向諸君致歉空以公正不諂知有相處之法律保障故
以自存至不傷尤不顧以二千餘人事勒清集之資作無代價
辦法一擇故特此宣佈辦凡山紹股款諸君請洽收持至向新事
銀行領還股款(金銀票據均各取付)在外者請持以株株子速寄還行者將股款憑
奉此年小葉摶心諸君股款豎助不勝欽仰乃身無一絲遺絰屢犯
影至深於夜乃弗寐宵衣奉

郭路客洋

MEMORANDA

第一次接中央密令修訂向推
委員會回公函向停郵
第二次接中央密令(密報)云
此後內憂外患方將立派
幹部回公函向守候各
碼頭及名族販商停止送
是
惟無太向字樣

十一月十四日收到後方電印
李楚生14年四月廿八日啟空
去公函而還

蓄奮筆記本的一頁：
關於“生活”週刊被國民黨反動派
停郵和封禁的記載。
(一九三二年·上海)



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的救國會領袖
自左至右：李公樸、章乃器、沈鈞儒、
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國民黨反動派拘押救國會領袖的
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

家们的國家民族的光明地位
是要我們用熱氣來償去換來
的是要家們肩膀緊接着肩
膀對着家們民族的最大敵
人作殊死戰去獲得的

陸秀蓀
自考
中華書局影印

廿年七月廿七日
江蘇高院看守所

蓄奮墨蹟，時在江蘇法院看守所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蘇州)

目 次

開頭的話 1

二十年來的經歷

一 永不能忘的先生	5
二 工程師的幻想	7
三 大聲疾呼的國文課	9
四 課外閱讀	12
五 寫作的嘗試	14
六 新聞記者的作品	16
七 英文的學習	19
八 修身科的試卷	21
九 幻想的消失	24
一〇 青年“老學究”	27
一一 踏進了約翰	29
一二 深摯的友誼	32
一三 苦學時代的教書生涯	34
一四 初出茅廬	37
一五 三星期的練習	40
一六 新飯碗問題	43
一七 編譯的教訓	45

一八	英文教員	48
一九	外國文和外國教師	50
二〇	一個基本原則	52
二一	進一步的研究	55
二二	寫作中的“積蓄”	57
二三	一種有趣味的工作	60
二四	現實的教訓	62
二五	一幕悲喜劇	65
二六	一年的練習	67
二七	聚精會神的工作	70
二八	一個小小的過街樓	72
二九	轉變	74
三〇	幾個原則	77
三一	社會的信用	79
三二	立場和主張	82
三三	深夜被捕	84
三四	到捕房	87
三五	鐵格子後面	89
三六	高三分院	92
三七	再被羈押	95
三八	同情和厚意	98
三九	地方法院	101
四〇	押在公安局	103
四一	高等法院	106
四二	看守所	108

四三	臨時的組織	111
四四	我們的“家長”	113
四五	“難兄難弟”的一個	118
四六	“難兄難弟”的又一個	120
四七	“難兄難弟”的又一個	122
四八	“難兄難弟”的又一個	124
四九	一個“難妹”	126
五〇	“六個人是一個人”	128
五一	前途	131

在香港的經歷

五二	波動	135
五三	貧民窟裏的報館	137
五四	慘淡經營之後	140
五五	一個難關	143
五六	新聞檢查	145
五七	一個有利的特點	147
五八	種種尷尬	150
五九	一隻大笨牛	152
附錄	我的母親	155

開頭的話

時間過得真快！在我提筆寫這篇“開頭的話”時候，離開這本書的脫稿又有兩個多月了。在這兩個多月裏面，我和幾位朋友在羈押中的生活和以前差不多。關於我自己在這時期內的“工作”，完成了兩本書，除這本“經歷”外，還有一本是“萍踪憶語”；隨後把我從香港回上海後所發表的文章略加整理，編成一書，名叫“展望”；同時看了十幾本書。我個人在這幾個月羈押中所得的只是這一點點微小的收穫；但是睜開眼看看中國時局的變化，却有了值得特別注意的新的形勢——漸漸地走上和平統一的道路。依政府當局的表示，在國際主張參加集體安全，也就是參加反侵略的陣線；在國內主張保全國力以救亡圖存；關於民族敵人的侵略，加強保全領土主權的決心；關於國民大會和製憲問題，準備有所改進；關於釋放政治犯，集中人材和開放言論，也有比較具體的表示。事實上的表現雖還有待於全國上下的繼續努力，但是一線曙光的顯露，却已給與國事前途以轉機的可能性。這可能性的大小，全視今後全國上下努力程度為轉移。我們國民此後應該格外努力的是：一方面要從種種工作上更充實團結禦侮的內容；一方面要用種種方法督促並協助政府實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忠實執行，對於民衆救國運動的民權有切實的保障，正所以增加全國一致救亡的力量，所以這兩方面實在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一點也許可以作為本書立場和主張的補充。

關於這本“經歷”，還有幾句話想附帶提及的，就是這本書並非什麼自傳，我也够不上有什麼自傳，只不過就我二十年來的生活過程中抽出一些關於就學就業的經歷片段，和關心我的好友們談談，其中或者不無一些可供青年朋友們的參考，如此而已。這本書的寫成，也許還靠我的被捕，因為在外面也許有更重要的文字要寫，沒有時間來寫這樣的書；而且在羈押中寫別的著作，參考材料不易帶，只有寫這樣回想的東西，比較地便當些，所以無意中居然把它寫完了。

我很愉快地有機會把同時被捕的幾位朋友的可貴的經歷記下來，為本書增光不少。我近來發現自己對於寫傳記的興趣特別濃厚，這幾篇關於幾位朋友的記述，便是在這樣的心境中寫的。關於傳記，我以前只是用過因公和落霞的筆名，替“生活”週刊寫過幾篇名人小傳，後來編譯過一本二十萬字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但是最近才深切地覺得自己對這件事有着特別濃厚的興趣，很想以後再多多研究歷史，勉勵自己做個傳記家，更希望能有機會替民族解放的鬥士們多著幾本有聲有色的傳記。我是個新聞記者，就記者的立場說，雖在不自由的境域中，寫了關於這幾位朋友的記述，對於新聞記者的“任務”總算也盡了一些，因為所記關於這幾位朋友的生平，也就等於訪問記。同時我應該乘此機會謝謝這幾位朋友。本書裏“同在羈押中”的幾張相片是承沙千里先生攝贈的，也附此誌謝。

我們在羈押中，除看書、寫作和運動外，大家對各種問題也時有討論。關於討論問題，我們的“家長”^①常說起兩句話，那就是“主張堅決，態度和平”。我覺得這兩句話實在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所以特別提出來轉贈給讀者諸友。這裏所謂主張，當然是指合理的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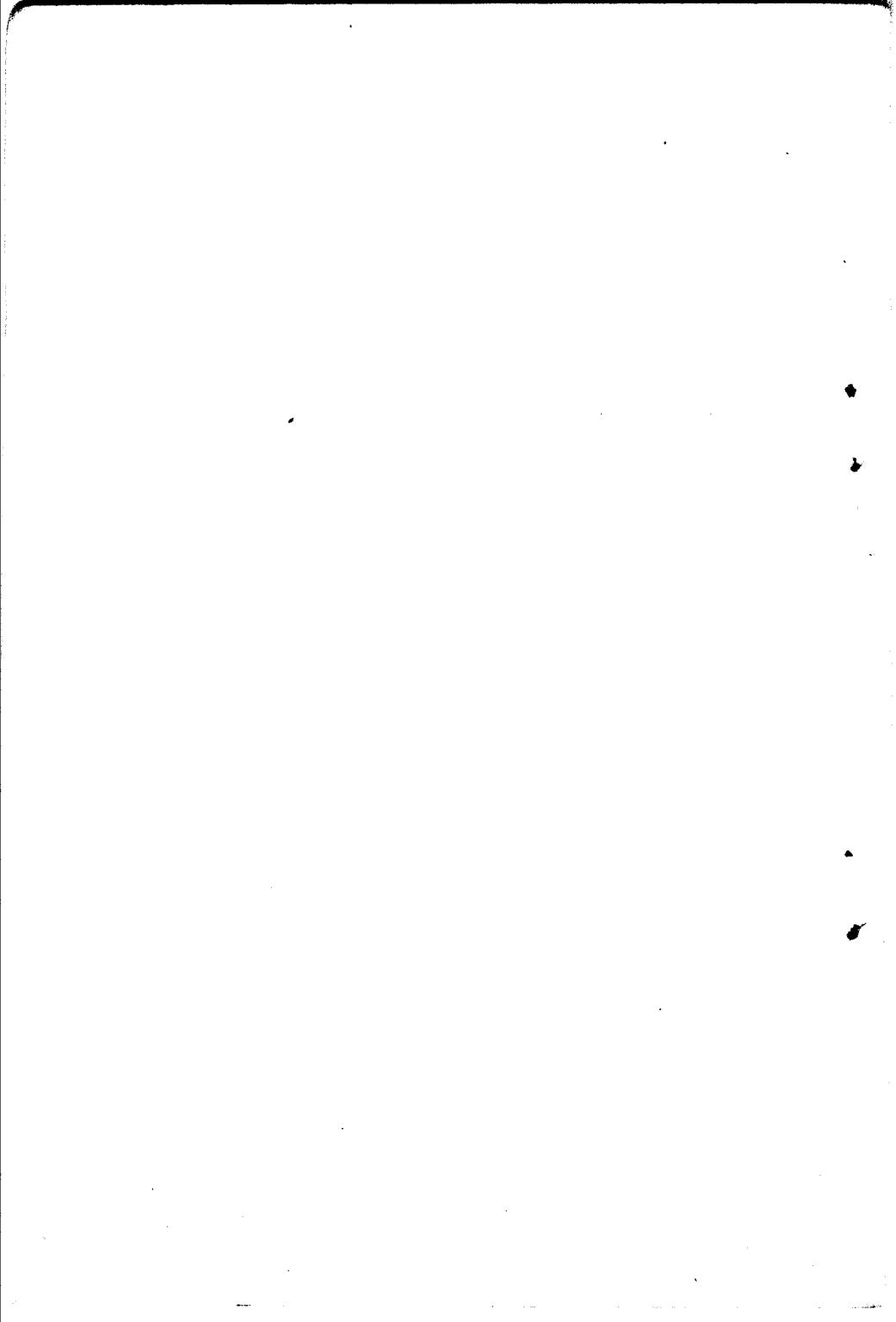
① 指沈鈞儒先生，見本書第一一五頁。

合現實的主張；如果現實變化了，主張需要修正，或甚至更換，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所謂和平是指在討論或說服的時候，用不着面紅耳赤，大聲咆哮，因為這並不能絲毫增加你的理由！

最後我要踐約報告讀者諸友的，是我和同時被捕的幾位朋友已於四月三日經江蘇高等法院提起公訴了。這是很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公訴的結果怎樣，將來有機會時再奉告吧。

韜奮記於蘇州

二十六年四月三日



二十年來的經歷

一 永不能忘的先生

曾經偶然在西報上的“補白”裏看到這兩句怪有趣的話：

“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 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

如把這兩句話勉強譯成中文，大意也許可以這樣說：“喜歡閒談的人，就是對你瞎談着別人的事情；令人討厭的人，就是對你儘談着關於他自己的事情。”我說“勉強譯成”，因為一種文字的幽默意味，最難一點不走漏地譯成別一種文字，但是無論如何，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尤其注意第二句，即“令人討厭的人，就是對你儘談着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一個人談到自己的事情，往往要囉囉嗦嗦地拖泥帶水地說個不完，使人聽了感覺到厭煩，諸君也許已經有過這樣聽得不耐煩的經驗吧。我有鑒於此，所以向來對於“自述”一類的文字不願寫。

最近因為在香港辦了幾個月的報，回到上海以後，有不少朋友問起在香港的情形，我便寫了好幾篇“在香港的經歷”（登在“生活星期刊”），原來不過隨筆寫來，拉雜談談而已，不料有好多讀者寫信來勉勵我要多寫一些，大概還不覺得怎樣厭煩；但是在香港幾個月的經歷就不過那一些，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結束了。可是經讀者的這樣慇懃，我又轉着念頭，想要嘗試寫幾篇“二十年來的經歷”，不知道要不